

1512.3/10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马 克 辛 三 部 曲

〔苏〕柯 静 采 夫 等 著
塔拉乌别尔格

Г. Козинцев, Л. Трауберг
ТРИЛОГИЯ О МАКСИМЕ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ТОМ I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内 容 说 明

本集由《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马克辛的归来》、《革命摇篮维堡区》三个电影剧本组成。影片于1937——1939年完成。马克辛三部曲是早期苏联电影经典性作品中的一部分。它通过马克辛从一个普通的、觉悟不高的工人，成长为坚强的高度成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的故事，表现了无产阶级取代腐朽没落的旧俄资产阶级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伟大历史过程。

马克辛三部曲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字数：180,000字
1979年3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800册

统一书号：10061·292

定价：0.74元

马克辛的青年时代

(三部曲之一)

Г.柯 静 采 夫 著
Л.塔拉乌别尔格

郑泽生译 尹广文校

序 幕

钟打过了十二点，疾风夹着雪片，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行路人刮得摇摇晃晃的。他紧抓住街灯灯柱，大声呼喊：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1910年的新年的来临！”

透过大风雪，从远处隐约地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祝杯声、“乌拉”声、笑声、玻璃杯的响声和钟声。一辆辆讲究的马车迎头疾驰而过；披着网子的马匹嘶叫着，踢起一团团的雪雾。乘客们喊着：

“恭贺新年！……恭贺新禧！”

狂风托起雪片，把人语声和别的响声汇合在一起，成为一片模糊不清的醉汉的呓语，向远处飘散了。但是新的声音立刻又从彼得堡各家楼房的灯火辉煌的窗口里迸发出来。

每家住宅的大门口，都坐着一个神气十足的看门人，等着接受年赏。

一个穿着大皮袄，活像圣诞老人似的看门人坐在大门口，他把眼镜架在鼻梁上，拉长了腔调念着《彼得堡新

闻》上“著名”人士的新年祝辞：

“歌剧女明星卡维斯基的希望是什么？她希望以更优美的舞蹈代替丑陋的‘奥伊拉’舞。神怪小说作者克雷扎诺夫斯卡娅—罗切斯特尔预言些什么？她预言这一年山羊星座当令，预兆天下太平，和尘世圆寂……”

风雪交加，从远处传来隐约的笑声、音乐声、玻璃杯的响声和祝杯声，“恭贺新年……恭贺新禧！”

寂静。

冷清的、灯光黯淡的彼得堡郊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粗呢大衣的人，迎着大风雪走过寂无行人的街道。雪在行人的脚下吱咯吱咯地响着。

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里面是一盒糖果，一瓶葡萄酒。

这个人走到一所低矮的房屋跟前。大门上挂着一盏黯淡的门灯。看门人拿着报纸坐在长凳上。

看门人搁下报纸，站起来，脱下皮帽，恭恭敬敬地说：

“恭贺新禧，先生！您要到几号住宅去？”

“到十五号。”

小铁门当啷一声，看门人打开了门。他突然兴致勃勃地问那位来客：

“我麻烦您一下，报纸上登着法国人好像要跟德国人开仗，这个消息确实吗？”

来客遗憾地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亲爱的，我对政治是一窍不通，请您原谅。”

他跨过小门，对着门人和气地点了点头，往院子里走去。

灯光黯淡的楼下梯台。来客缓慢地沿着这道不很高的楼梯走上去，最后停在一扇挂着七号门牌的门前。他按了一下门铃。

一个简陋寓所的狭小的前室里，有三个人在紧张地侧耳倾听着——通向房间去的门旁有一个两颊凹陷的女人，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头戴小帽、身穿短皮袄的姑娘。入口的门旁站着一个男人，他手里拿着一盏灯，不安地问道：

“谁？”

那个戴礼帽的人认真地隔门问道：

“你们这儿出卖旧沙发、旧波斯毯子和苏格兰狼狗种的小狗吗？”

门门哗啦一声响，门打开了。戴礼帽的人走进了前室，他高兴地挥手致意，愉快地说：

“结束工作吧！新年了！”

一个狭窄的房间。薄薄的天花板根本阻挡不住楼上一片嘈杂的声音：寻乐的人们在刺耳的手风琴声的伴奏下跳着舞，不时发出尖叫和哄笑。一个婴儿在自制的摇篮里恬

静地睡着，脸上泛出宁谧的微笑。

戴礼帽的那个人和穿短皮袄的姑娘踮着脚穿过房间，走到墙边，姑娘敲了三下，墙上的小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工人含笑走出来，递给刚进来的人一张纸：传单。他带着骄傲的神情补充了一句：

“刚印出来的！”

戴礼帽的人接过传单，热切地看着它，然后便像在校对原文似的，在楼上的踏步声中，在音乐和嘶叫声中，低声念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同志们：大批解雇、绞刑和警察恐怖的一年又过去了，敌人在庆祝……”

寓所的主人把几盘简单的小菜放在桌子上，拔开带来的那瓶葡萄酒瓶塞。楼上的手风琴震耳地响着，戴礼帽的人念道：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我们仍然活着，同志们！我们这支小小的、但是紧密团结的队伍，沿着艰苦道路迈进了新的一年。就让杜马内外的黑帮狂舞吧……”

穿短皮袄的姑娘默默地听着，她的疲惫的脸上浮起激动和喜悦的神色。

“……让反动派疯狂吧！我们党内即使不补充新的力量，敌对阶级也是寸步难行的……”

戴礼帽的人的声音大了一些，刹那间手风琴声、嘶叫声和踏步声都听不见了。

“让我们鼓足勇气迎接来到的这一年。它将给我们带来伟大的转变。恭贺新年，同志们！”

戴礼帽的人不慌不忙地折起这张传单，点了点头表示赞许，然后转过身去，看见了摆好的餐桌，笑了。他把传单藏在口袋里，走到桌旁，举起了酒杯，以深厚的情感重复着传单上的字句：

“恭贺新年，同志们！我们也来干一杯吧！”

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里，五个人拿着酒杯，这是五个备历艰辛、但是乐观愉快的人。在他们头顶上，几十只脚在重重地顿着楼板，手风琴震鸣着。来的那个人举起了酒杯，亲切地望着同志们，大声地说：

“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干杯。为我们的胜利！”

熟睡着的婴儿的脸上闪现出微笑，碰杯的声音并没有惊扰他的甜睡。五个人碰了杯，喝了廉价的酸葡萄酒。然后他们把杯子放在桌上，开始忙了起来。戴礼帽的人和穿短皮袄的姑娘拿起一捆传单藏在衣袋里，走出去。

楼上又狂乱地跳起“奥伊拉”舞来，醉汉的喧嚷声清晰可闻。他们在前室告别，戴礼帽的人高兴地说：

“再见！”

留下的男人、女人和青年，精神饱满地齐声回答道：

“再见！”

女人补充了一句：

“明天见，巴利瓦诺夫同志！”

大门。戴礼帽的巴利瓦诺夫和姑娘精神抖擞地从里面走出来。巴利瓦诺夫弯下身子像是要提起掉落的套鞋，顺手捏了一个雪球，向姑娘掷去，一面笑着，追上了她。

他们沿街走去，一路上互相玩笑着。他俩走到离开大门三十多步远的地方时突然停下了脚步，注意地倾听了一会儿，随后便奔向另一个黑魆魆的大门，躲藏了起来，一面紧张地望着他们刚才从那儿走出来的那所房子。

从远处传来了愈来愈近的马蹄声和雪橇底的轧轧声。

黝暗的街上出现了一些骑兵和雪橇，他们在那所房子前面停下了。

穿着宪兵制服的人跳下了马，军刀和马刺铿锵作响。宪兵们一只手按着刀柄，快步闯进大门。

穿短皮袄的姑娘向前冲去。她想去帮助和救援处境危急的同志，她要去和敌人斗争。戴礼帽的巴利瓦诺夫马上抓住她的手，急促地低声说：

“哪儿去？”

姑娘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色。巴利瓦诺夫急忙俯在她的耳边小声说：

“马上去通知安东……你走小巷……到了大街上就躲藏在人群里……要显得高兴一点，娜塔莎，新年嘛！”

于是，娜塔莎把手揣在暖手筒里，顺从地向风雪中走去。

巴利瓦诺夫目送着她的背影，然后缩起肩膀，急匆匆

地迈进了大门，穿过一个长长的、漆黑的穿堂院子，偶尔回头看一一看是否有人在跟踪。

他拐上了喧嚣的大街，走过一所所门前坐着看门人的住宅，混杂在来往的人群里，跟疾驰中的漂亮的马车擦身而过。

不多一会儿，他已经到了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他冲进一个冷落的院子，他回头张望了一下，然后便沿着陡直的、很旧的楼梯慢步走上去。

他停在一扇房门跟前，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入锁孔，打开了房门。

房里，站着警察派出所长，他的背后是一群警察。

派出所长很有礼貌地笑着说：

“我们正在恭候您，先生……”

巴利瓦诺夫猛力推开了警察，砰然拉上了门，把钥匙转了一下，锁上了。他在打门声和狂暴的叱喝声中，踉踉跄跄地，像闪电一般顺着楼梯飞奔下来。

他跑到大街上，冒着风雪飞奔着。在他背后响起了警笛声和刺耳的喊叫：

“站住！”

这个被追缉的人沿着冷清的小巷飞跑着。从一家大门里跑出来一个看门人，他披着皮袄，伸开了两臂，企图上来拦截，但是被逃跑的人灵巧地拐了一腿，便摔倒在雪地上。

巴利瓦诺夫在一片警笛声和叱喝声中拐出了小巷，来到广阔的、灯光明亮的大街上，他昏昏沉沉地靠在一扇大门上，为了喘喘气。略停了一会，他抬头瞧了瞧这幢房子，觉得很面熟，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随后关上门，隐藏了起来。

稍过一会儿，一群警察和那个看门人一路呼喊着，吹着警笛，从这家正门前跑过去，而后是一片寂静。

巴利瓦诺夫走到楼梯跟前，沿梯而上。他听见有人开门进来，便急忙闪身在暗处。一个身穿皮大衣、戴着夹鼻眼镜的高个子匆匆忙忙地走上楼梯，突然吃惊地停下了。

巴利瓦诺夫走到明亮处，低声说：

“你好，巴维尔！”

高个子皱起了眉头，然后竭力装作和蔼的样子，说道：

“什么风把你吹来啊！”

“有人在追我，”巴利瓦诺夫阴沉地说。

高个子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显然很不高兴。他耸一耸肩，以教训的口吻感慨地说：

“十年前我们在一起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我们……”

“那又怎么样呢？”巴利瓦诺夫有些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高个子感到受了侮辱，他没有说下去，犹豫了一会，接着不耐烦地说：

“我们上去吧！”

一个盛装艳服的侍女开了门。衣帽间里放满了贵重的大衣、帽子和套鞋。从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碰杯声、笑声和高昂的说话声：

“恭贺新年，恭贺新禧，为我们知识分子干杯！”

高个子急匆匆地脱下了皮大衣。巴利瓦诺夫默不作声地四下张望着，融化的雪水从他的大衣流到拼花地板上。

兴高采烈的主人手里拿着一杯酒，走出房间来迎接新到的客人。撒满红绿彩纸屑的燕尾服，考究的硬衬胸。他的两个袖子上都挂着好些彩纸条。

他张开双臂，似乎要以拥抱来欢迎来客，但是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巴利瓦诺夫身上。他眯缝着眼睛，像是不相信自己似的打量着巴利瓦诺夫。

高个子脸上带着茫然的微笑问道：

“您没认出他来吗？”

主人的脸色苍白起来，喜悦和醉意都倏然消失了，他讷讷地说道：

“你！？”

巴利瓦诺夫穿着大衣、戴着礼帽默默地站着。他的打扮跟放在这里的贵重的毛皮衣帽、狂叫声和叮当的碰杯声

显然是很不协调的。

“你!?”主人讷讷地又说了一句，“你还活着？你没被捕吗？”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特别响亮的欢笑声，有人大声说：

“请教授先生发言……”

刀叉的碰击声，模糊不清的话语声。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寓所主人悲痛地紧握着拳头，好像是在涌来的回忆的重压之下，说道：

“唉！革命一败涂地了……阴暗，毁灭，死亡……”

巴利瓦诺夫望着他，冷冰冰地说：

“可是你……不是还活着？”

房间里又迸发出嘈杂声、喊叫声和鼓掌声。

“我!?”

主人感到惊讶，觉得受了侮辱，他叹息着说：

“这难道是我吗？我的躯壳活着，可是我的灵魂……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了。”

隔壁房间里响起了钢琴声，有人用法语喊道：

“请太太们跳舞！”

高个子感到局面很尴尬，便诙谐地插嘴道：

“我看，为了不让他的灵魂和躯壳一起都落到监狱里去，你就留他在这儿呆到天亮吧。……”

轻快的华尔兹舞开始了。门后面一对对跳舞的人影婆

婆而过。寓所主人惊恐地向旁边躲闪着说：

“您这是什么话！？我家有宴会呀……不过，假若您需要钱……请不要客气！”

巴利瓦诺夫一声不响地翻起大衣的领子，向门口走去。高个子追上他，惶惑地嘟囔着说：

“你走吗？”

“那么，你呢？”

高个子皱紧了眉头，想说什么，但是巴利瓦诺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算了吧，你别说了！你的话只有在那里才对你有用处！”

他指了一下那些传出华尔兹舞曲、喧嚷声和祝杯声的房间。

“再会！”

他走到门口，拉开了门，停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正对着高个子冷酷而有力地说：

“十年前我没有和你在一起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房门砰然关上了，高个子慌乱地整理着大礼服。主人急忙冲过来把钥匙转了两转，锁上了门。

梯台。巴利瓦诺夫扣上了大衣，正要走下去，突然愣住了。在上一层楼梯，一个身穿旧大衣，头戴羊羔皮帽的人，懒洋洋地站在栏杆里向下望着。

巴利瓦诺夫急忙往下看。在楼梯脚旁也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腰部带褶子的大衣，正懒洋洋地向上望着。

两个人都带着得意的神情向巴利瓦诺夫走来。

但正在这个时候，上一层的梯台上有一扇房门打开了。戴着化装面具、穿着狂欢舞会服装、喝得酩酊大醉的人群，喧闹着，尖声喊叫着，敲着带铃的小鼓，像一条巨流似的沿着楼梯涌泻下来。人群冲散了那两个阴阳怪气的人，拥着巴利瓦诺夫，向大街上跑去。

依然是夜晚，大街，风雪，从一些灯火辉煌的住宅窗子里传出来的叮当的响声。马车夫们严厉的吆喝声，

“让路！”

巴利瓦诺夫把头缩在大衣的领子里，沿着大街急速地走着。雪打在他的脸上，风卷起了他的大衣的前襟。他在一家门口站了一会，擦着淋湿了的脸。

坐在大门口的看门人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说：

“恭贺新禧，先生！这夜晚多么好啊！”

巴利瓦诺夫心平气和地看看他，回答道：

“很好的夜晚！”

他点了点头，往前走去——向黑夜，向风雪，向一片昏暗中走去。

第一本

住在圣彼得堡纳尔瓦关卡外的三个朋友

清晨，工厂的汽笛都开始响起来，一个跟着一个，音色各个不同。这些声音逐渐汇合成一股召唤的声浪，钻到所有高大的楼房和工人区的矮小房屋里去。

被泥泞淹没了街道，搭起很多小木跳板代替了普通的人行道；小巷，这些小巷的拐角都有几家起着堂皇的名号的小酒馆；偶尔有几块长满青草的空地。工厂的汽笛就在这些地方的上空呜呜地响着，它呼唤着人们醒来，它催促着人们上工。

一个郊区的院落。木头盖的房子，石子铺的道路，几大堆垃圾；背景上是一些巨大的铁梁、起重机和烟囱的远影。

一只正在刨啄垃圾堆的雄鸡，喔喔地叫了一声，另外一只雄鸡马上就在别的院子里回答了它。汽笛的响声愈来愈大，一个身材高大、漂亮、穿着一件敞领衬衣的青年工人，推开房门走到院子里。

青年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向院子里环视了一下，然后振作起精神，把手放在嘴边，做成传声筒的样子，拉开他那比汽笛还响的嗓子喊道：